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欽宗

靖康二年春正月辛卯朔

案四史朔閏考同

車駕詣延福宮朝

太上皇命濟王栩景王杞出賀二酋黏罕亦遣珍珠大

王同使臣八人入賀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珍珠子金史黏罕子日斜哥有傳無珍珠續鑑作真珠為黏罕之子其子入賀上命濟王栩景王杞報謝與此不同

壬辰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學士院具詔虜再三易之遣

中書舍人張洎行以曹輔不見王而還故也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李直十朝綱要足日金人始聞王在開德徐夢莘北盟會編於是月二十七丁巳載中書舍人張洎云

詔門德府下訪尋康王蓋王辰行而丁巳至也

初宗澤領兵駐于開德府揚旌康王在軍中金人聞知乃以人馬裹送中書舍人張洎王在軍中召王遠京

師于城下呼問守禦人兵報以康王不在本府仍不知屯駐去處金人與敵乃回

人與敵乃回

癸巳康王次東平府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此事云云王已帥臣盧益黃潛善迎康王居於府治北

會得云王以正旦過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

來道驛通判官問邱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

庚子車駕復幸青城時敵索金銀益急欲縱兵入城上

以問蕭慶慶答云須陛下親見元帥乃可何桌李若水

亦欲上親行上將從之會黏罕致書以諸國畢集加上

其王徽號請再幸營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先是黏罕遣

欲縱兵入城又遣使來曰貴州交其地界案金銀益急

金使有高尙書奏云陛下不必親出但遣親王大臣

以行可也上欲無往恐敵縱兵殘民乃以同知樞密院

事孫傅兼太子少傅吏部侍郎謝克家兼太子賓客輔

皇太子監國傳仍爲留守戶部尚書梅執禮副之遂出

城桌以下皆從舊宋無年通鑑云耶麻百姓不驚

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花下聖不可出既出事在不驚萬

和今幸金營朝去薛印返矣若不使車馬出城汝等

無生理百姓之民也上至青城其相見罕日今

死數輩蓋朝與異姓爲至晚遣王孝賜歸傳旨議事未

北朝皇朝上精康要錄云朝館帝於廣宮之西屬曲

主矣迷留上精康要錄云朝館帝於廣宮之西屬曲

畢來日入城空中三間是夜衾枕不具宿戎席上淋而

寢詔令王若冲邵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自是並稱

制行事遣問門宜贊舍人符彬待詔至北道總管司詔

日朕卽位以來交戰不已京師再國略無外援比者敵

已登城按兵議和凡有所請厚有不從案靖康要錄此

此尚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爲界而金人責未飲

兵欲質我太上帝又欲使大河爲界而金人責未飲

城終不退歸然上帝天欲爲之王室見今愈守京

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子朕德薄不能以保

吾民朕思一身軀外不能安竊切深思然未肯歛兵而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民至於此極也

去咨爾河北之民各宜奮發忠孝更相倍集自保土疆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天下安平與汝等分土共享之

朕言及此痛若碎首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辛丑車駕在青城留儀衛三百命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統之減七百餘人遣入城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竝令先歸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臬執政馮解曹輔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部尙書莫儔中書舍人孫覲尙書禮部侍郎譚世勛太常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宮

案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

齋宮無聊何臬奏宜賦詩以遣興乃以孫覲汪藻應制上命用時字韻覲詩曰臆瞻有愧平燕日當瞻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鄰城心切望雲時有此賦達帥首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爲虜帳因據此爲名

車運留 初上幸虜營約五日必還至是民以爲金銀未

足各竭其家所有獻之有福田院貧民亦納金二兩銀

七兩而虜來索不已（釋綱宋編年通鑑云金人挾括津

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于是增侍從郎官二十四員再根括又

分遣搜掘成里宗室內侍僧道技術（案原本技誤俊據

倡優之家（紀事本末卷

丙午太學徐揆（案靖康紀聞作何揆然他書詣南薰門

以書白守門者乞達二首請車駕還闕二首取揆赴軍

中詰難揆厲聲抗論爲所殺（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徐揆（謂南薰門証言獻金銀廣道騎取揆赴軍中揆以

紀聞北盟會編宋史本紀編年備要所殺十朝綱要靖康

學編後薛應旂舉沉續通鑑亦並云徐揆爲虜所殺而

靖康要錄獨不言其死疑要錄誤也要錄是月十四日

云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書乞還聖駕不報又二十

三

七日云先是太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
留不遣繼眾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
又二月十四日云太學生劉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
城中震擾計無所出探其書極陳以上再出郊被留不得前
吾君親來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苟吾君不歸中原本此善
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
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薰門使守門金人達
於結罕翌日敵使人召出遂留之北盟會編繫此於
正月十七日丁未較此後一日是日通奉大夫劉幹
徐振汪若海二書俱全載會編是日通奉大夫劉幹
死于金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二
十七日乃丁巳也與此差十一日北壁守禦劉幹卒二
宋史本紀薛應旂言父死節事狀稱幹學後編竝繫丙午
與此合據劉子羽言要錢誤也續宋編年通鑑云幹守
自縊十六日金人欲用之以給乃死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以給乃死也書片紙遣人遺其子
曰忠臣不事二君此余所以必死也沐浴更衣酌危酒
以衣條自縊而燕人歎其忠相與葢于壽聖院之西岡
上及金人去始欲入數其忠相與葢于壽聖院之西岡
興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類報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
及是能以忠死議者不以前失所從爲特進資政殿
中誤宋故資政殿大學士諡忠類報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
學士開府儀同三司諡忠類報初在陝西爲童貫所知

謀無非先幾又以死明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愧
天子震悼褒卹以相繼還其舊秩贈大學生易名忠顯惟
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縣公忠曰敏子羽綽有父康
名郡承其恩渥公以三人詔誨靖忠長曰公子翼子羣
風入奉朝請執雁以從進直芸閣亦以幕府從公辟書有
入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右二府從公辟書有
女出適日祝可久通籍于朝在列之秩升父之孫瑞疑有
延尚遣二幼公紀屢經邠有馳被恩秩升父之孫瑞疑有
崇安之麓新阡鬱起未治平二禋迨其捐軀歲拱辰巳
給字仲懷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
辟陝西經略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爲陝西提舉平
貨司事轉餉略司外除直祕閣領運司爲陝西提舉平
祕閣修兵以解武之關後密疏與我命復行權除
帥出奇兵以解武之關後密疏與我命復行權除
以徵猷閣待制是舉高之關後密疏與我命復行權除
州牧賊方廣起陷餘杭崧守崇福宮真卿不取近以功拜
還古殿直學四年詔入觀至國門有旨得詣河東
宣撫使充參謀官頗嘗論燕門不可得狀請河北人卽
研師旣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促進兵給執前議
朝廷知其意異至真定金人來以燕朝廷促進兵給執前議
赴閭會郭藥師入朝給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康復學士
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政臺省落職宮祠未幾復職
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建州改福州除延康復職

知荆南府改建州河北盜一起以爲眞定帥軍騎入城招
賊首奏以官餘兵以旁遂長驅內向既而平金人圍城抵城下
弩射之敵備知不可獨縱退敵之來也諸兵皆閉門多至
爲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民樵汲政殿學士敵圖太老感恩
廷悉以陝兵付姚古神師中往資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
太原之圍拜給中爲河北路置千人使復拜宣撫副使於萬
遼州收集古師中爲河北路置千人使復拜宣撫副使於萬
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募敵所襲得屯皆
潰而給一軍獨全有詔移軍治州樂使除鄆大提舉敵時
已渡河矣除提舉京城四壁守樂使除鄆大提舉敵時
陳壁以死抗之旋報戰降五相以樂使除鄆大提舉敵時
旨謂給沮國搖民落職降五相以樂使除鄆大提舉敵時
壁守樂二給五日出敵雅知眞定之倫時金密院使韓
既爲高和素給以敵雅知眞定之倫時金密院使韓
政年也遂館于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敵二姓有死
迫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日敵因遣韓政謂曰帝未之
復歸矣議立異姓欲以二君爲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
命尙何望乎給僞謝以須爲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
日金人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二
大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二

此妾婦之道也此子所以有死也副指揮使陳灌劉
玠乘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金人
大怒其尸之於途日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金人
等出城棺斂時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
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幹能死節不爲敵用追復舊官
職贈待進士

大學士
己酉開封府言根括得金十三萬八千兩通續宋編年

萬入千兩李重十朝綱銀六百萬兩衣緞一百萬正詔

令權住納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

六萬兩銀二百萬兩間二帥有喜色

庚戌大風雨上遣中使還城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尙

須少留自上再幸青城都人日日迎駕自內前抵南薰

門不可勝數至炙火于臂或自燒其指或望門側而拜

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

于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米人三

升錢六十二文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九日又云後宮

廩肉二千二百而人都人又各率錢啟祝聖回鑾祈晴

道場晝夜不絕遣鴻臚卿康執權秘書省校書郎劉方

邵國子博士熊彥詩等押監書及道釋經板并館閣圖

籍納虜營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自再幸青城至

日乃丙辰也與此差六日續宋編年通鑑金人來索郊

天儀制及監書圖籍印板繫於丁巳即丙辰之明日甲

朝北盟會編金人索書籍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

申趙子砥燕雲錄曰金人既破京城金帛子女象馬寶

貝盡為攘奪燕人乃說黏罕曰破國而掠取太甚

天下後世所譏于是又取圖書文書與其錢板告行其

所欲不在是也當時下鴻臚寺取經板一十七百片是

月載云祕閣三館書為之一空

丁巳太學諸生為書欲詣軍前不得進以申留守同乞

遞達上自青城以手札至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

紀事本末

卷百四

續未編年資治通鑑丁酉知冀州權邦以兵千人至

叙此月事

今移置此

錄是月大風霽是夜西北陰雪中有人如火光窳靖康要

入日戊申也二至三更大風雪凡二尺十八日丁未十

至晚無耗入夜雪作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

火霧四塞在丁未徐乾學後編薛應旂畢流續通鑑

並於是月己亥書陰晦風迅

發夜西北陰雲中有如火光

又云辛亥加大金皇帝徽號案靖康要錄元年十二

月八日議定金主號為崇天統紹德定功修文成

武光聖皇帝靖康紀開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大金

皇帝徽號與此書辛亥合推昭德定功之下紀聞多

疑要錄脫誤也

又云戊午金人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琴

基博戲之具珍奇圖書等物悉皆置金營凡四日乃

續資治通鑑長編合補

卷五十九

六

止案靖康要錄繫此於二十六日乃丙辰也較此前
二日載金人索取各物極詳附錄於此要錄云敵須
南郊法駕大駕之屬玉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儀仗
車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
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大樂軒縣樂舞樂圖舞式入寶
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儀銅人刻漏式入寶
九鼎元圭鎮圭大器會室渾天儀銅人刻漏式入寶
閤三館書鎮圭大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碑瘞瘞
城宮闕圖書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碑瘞瘞
宋宮文閣四京醫卜之書諸司醫天象七府職貢令
樂工漆唱帶皮鐵之類諸工如碾染織十人畫坊
線木漆唱帶皮鐵之類諸工如碾染織十人畫坊
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天臺官六
又取內街巷祗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
要蔡京童貫家祗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
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採擇里巷爲之一空上皇所出
內人雖已嫁者亦徑取以徃告報下一人至干器或
開封尹下書事小者不搜促免一則皆蓮首垢面不
人作贏病狀覲得兒而婢妾者至府則置奴婦相抱
食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妻相抱持
花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妻相抱持
而哭觀者莫不歎歎北河爲敵所降之內侍僧道
珪爲承宣使又傳珪家屬及官吏侍人內侍僧道
令呼索至是又傳珪家屬及官吏侍人內侍僧道

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內帑百
司所有至此殆盡凡入闕有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
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當須冠子
一萬餘項他皆稱是差兵部尙書呂好問戶部侍郎
郎邵博專一承受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內金帛見納
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衣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
城中所有止如銀并衣段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
敢隱庇同受軍法

又云敵犯蔡州知鄂州崇陽縣李渭持兵入援至城
下與敵戰創甚猶被血呼叱左右負己以戰遂遇害
士死什七明年敵退蔡人以其不書日李朝綱年備要
贈朝奉郎官其二子案原木及九朝綱年備要薛應
旂續通鑑並繫此於午是東都事略日李朝綱年備要
此於元年十二月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人犯蔡州在元
年十二月未知孰是今姑附是月人犯蔡州在元
未又原本涓戶誤作涓死據編滿要改

二月辛酉朔案四史朔車駕在青城紀事本末卷

乙丑都人傳聞擊毬軍前駕即日回相率迎候者數萬

人至晚云來日入城時括金帛已申了絕會軍前取過

教坊人孟子著案孟子著靖康紀聞及周札義內侍藍

孟子著靖康紀聞及周札義內侍藍

忻鑒官周導隆等

案周導隆靖康紀開作周行隆汴都記作周道隆

稱各有窖

藏金銀乞差人搜取二酋大怒遣金牙郎君來責云少

君稱已盡數發絕何由尙有藏匿遂遣人荷鋤入城廐

取內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于是開封復根括立當

限陳首京城大恐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丙寅敵塹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王孝竭入城撫諭

都人亦日候駕雖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恐

案頃之傳監國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多日未回太

上皇帝來日往軍前乞駕早還已而吳玠莫儔自敵營

持文書至今依戎主詔惟薦異姓堪爲人主者從軍前

備禮冊命仍邀太上皇帝出城孫傳等讀詔號絕卽以

狀懇請不報次日復申前請乞立趙氏敵以非其主本

意卻之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吳開莫壽持書文書

等書今附錄於此下據云二月六日遣翰林學士承旨

以降申表奏今回降聖旨先書人城書日夜遣翰林學士承

祈請迷德故去歲有問罪之旨先書人城書日夜遣翰林學士承

載抗師泊官新既而罪不改前路更變愈速是致再討猶

止爲之舊期約子孫不擊城摧破方伸待罪之禮況近尋

其相武百官隨主遷者聽賢人立爲混一然念茲土

聖旨共議萬舉堪爲人主者仍一面共請上皇旨以前今

道德隆茂勳業書舊素爲眾所推服長於治民尊卑所貴

人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新旨備禮冊命趙氏隨

冊金後建號所部之司并事新君其國候得姓氏隨
右金吾上將軍右都監押右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
骨盧移資物極左副元帥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
在關開僑又出極左副元帥監軍押皇子右副元帥押
金認書以屢失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候上皇以
下后如諸王公主以次日放
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

故當如此猶許舊地別立賢人其爲萬姓之幸非細
因元帥差人齎文諸事並從元帥意幸爲曉然早計無
皇已下舉族出城招連累孫傳第狀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樞
密院事孫傳等今月六日亥時準元帥府公文備到樞
金朝德澤至德澤至德澤至德澤至德澤至德澤至德
已無所不至若遽棄廢絕實非臣等所敢聞知復忍
死之思畢陳悲慟激切之詞仰祈聖天子所敢聞知復
走之思畢陳悲慟激切之詞仰祈聖天子所敢聞知復
分議具奏一終下項全之賜仰祈聖天子所敢聞知復
發赴軍前同下項全之賜仰祈聖天子所敢聞知復
無虧所失備是信告一事上關自下當聽伏望聖
謀臣所失備是信告一事上關自下當聽伏望聖
賈趙良嗣王勳已盡行竄事上關自下當聽伏望聖
嗣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一端竝行處新了當以此
善周中外既非有他心一端竝行處新了當以此
若素終惠未加磨絕尚可以歲修臣等戴保全恩德至
銀表納之數雖大何緣自效一之利詳來且廢棄遂同
夫雖有報恩之心何緣自效一之利詳來且廢棄遂同
以王臣土許之金永遠無窮一之利詳來且廢棄遂同
不惟臣民愛戴周有民二心不據從緣此兵連禍結卒
選者若倉卒立四方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

休息之期非所以之上副元帥愛息生靈之本意一今日
廢立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則元帥雖大元帥白認有
行難許立京兩經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
恩特許嗣若已廢復立所有相稱呼號位一聽指揮早賜
如前謹具申皇太子元帥第二狀孫傅等伏望特加矜憐
人立爲藩屏竊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苦願擇賢
賢人必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累世并無
失德爲上皇聽信奸臣及國主年幼新立爲大臣所誤
以致違盟失信上稱干典社稷望國相幼新立爲大臣所
許其自新降號稱干典社稷望國相幼新立爲大臣所
念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容其退避以責後效再
哀憫許于神宗皇帝二子中擇賢者建立之或不願立上
爲藩屏非爲不滅趙氏亦一中擇賢者建立之或不願立上
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孫傅等第三狀翰林院承
旨前來指揮擇立賢人關事竊以本國自太祖皇帝累世
皇時用事誤國之賢人關事竊以本國自太祖皇帝累世
以罪罷將士率皆敗亡之餘其位臣僚悉皆碌碌無聞
之徒元帥府之望素著人豈敢蔽賢不立向若舉于草澤
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
澤之徒元帥府之望素著人豈敢蔽賢不立向若舉于草澤
氏德澤在人至厚若別立異姓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

稱皇帝及元帥府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立帖或天趙
氏一不惟恩德有歸非本國臣民所敢豫乞罷之元帥
命改不厭數有歸屏傳等多不勝痛切之誠敗之徒至
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相舉於澤之閑孰肯推之戴者
元帥府詳孫傳狀將相舉於澤之閑孰肯推之戴者
僚類皆碌碌無聞之輩若舉於澤之閑孰肯推之戴者
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舉於澤之閑孰肯推之戴者
則三道之王後迄至必有繼興者若舉於澤之閑孰肯推之戴者
詳地理之深也如必欲與混一府臣推擇在軍前何人
北地漢兒若舉亦北人必欲與混一府臣推擇在軍前何人
見否在軍前亦北人必欲與混一府臣推擇在軍前何人
者若水有可舉亦北人必欲與混一府臣推擇在軍前何人
李若水有可舉亦北人必欲與混一府臣推擇在軍前何人
名銜依元帥府議或京內見亦難自依仍請不許官各具
府衙子當依文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主帥
者一人在當依文再請恭依聖旨早舉堪爲人主帥
宗德澤在人日久累于前狀遞懇投告今來趙氏祖
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前狀遞懇投告今來趙氏祖
賜詳酌庶得中外帖然不致生事不干承上冀恩造更
飲推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責難於自舉伏乞
元帥府選申敢不聽台命又狀右傳等除已與百官
父老具狀申敢不聽台命又狀右傳等除已與百官
死遷血上亡聽伏惟以前主未盡之意不犯盟約既已
服而舍之存亡聽伏惟以前主未盡之意不犯盟約既已

前主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一帖然或許就立以
從人等自不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
在人等食於今九世天下之民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況傳
等世言不敢祿方主辱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
有可食言不取死臣等伏候旨孫傳第越之至謹具
申官僧道軍民相傳等師右前已累申元帥第五狀云文
百官僧道軍民相傳等師右前已累申元帥第五狀云文
氏存全社稷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乞軫恤立
監國安帖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乞軫恤立
中外安帖以從人望或選趙氏近屬使本國乞軫恤立
命承旨回傳孫樞切之至吳開莫儔竇初七日到元帥府
哭承旨回傳孫樞切之至吳開莫儔竇初七日到元帥府
洞悉右契勸昨有文等狀二道并乞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利民今請百官僧道軍民耆老既乞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在京官僚未請官僧道軍民耆老既乞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是在京官僚未請官僧道軍民耆老既乞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是京官僚未請官僧道軍民耆老既乞不在名位高卑本欲
去文字須得共薦一具本官名目下為首勾當官員必
薦必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限今月十一日如未可即依已
帥府牒今月十日趙氏僧道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大
宋人告請復立趙氏僧道元帥親到左副元帥麾下大
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入京須得別行舉薦外善利
為言此事已經共議差一官人京須得別行舉薦外善利

門下人員以輒受狀文嚴加懲戒訖處在京人舊以攬
狀爲辭別致沮滯今請在京官孫樞密等照會依吳承
旨莫學士等攷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沮滯吳開莫儋
持文宇來示勅罕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土庶
傳聞回語相與號泣

丁卯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同詣青城鄆王以下三十餘
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皆從至午燕王越王民擁留之
開封尹捕斬爲首者一人乃止太上皇遲疑未行敵令
范瓊邀請已而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薰門先是敵取內
侍四十五人各問所掌畢遣其半還但索曾管宮閣被
任用者留守司不悟其計謂欲効禁中所爲及开邀上
皇并取諸王孫傳欲匿不遣开示以鄧述與管宮閣者
所供名字乃盡發焉述亦內侍爲眞定府走馬承受眞
定陷金人置之軍中用事云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通鑑云太上將

往軍前張叔夜諫曰今上皇帝一出不可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騎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倖於萬一縱敵騎追之臣當以身決于死戰陛下或可以偷生天若不祥未死於封疆不猶生陷于夷狄乎上皇疑未行上欲飲藥爲范蠡所奪環逼上皇出宮

辛未皇后皇太子同詣青城百官軍民奔隨號泣太學

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自太上皇出郊孫傳乞留皇

后皇太子以主國事案綱宋編年通鑑云金人來取太

抗敵上書乞存趙氏以身隨太子吳革陰以兵法誨勸

且告急于康王及在外諸大臣約日太舉至是革以請

以所募士微服潰至是并僑來督脅不已傳言于眾曰

上蒙塵托孤于傳豈可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

死生同之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隨至南薰門范瑗以

死扞拒不令出傳留宿門下案綱宋編年通鑑云從太

何初太子將出人情洶洶慮生變以危言警衛士

後益兵擁衛以出

案續宋編年通鑑

云敵人所表

于是召百

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眾曰今日當勉強應命舉

在軍前者一人時都城先聞傳敵中已定立張邦昌爲

大楚皇帝都金陵抑令城中官員父老僧道簽狀推舉

若不從便屠城尙書左司員外郎朱齊愈適自外至或

問以敵意所主齊愈寫張邦昌三字示之既與所傳符

合議遂定議狀

案議狀文見偽進錄狀云文武百官

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爲上應

圖錄下有動德在民或權貴近臣或英豪特立有大才

略因而霸有天下方爲人樂推今來本國臣僚如孫傅

等召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驚下迷誤趙氏以至今日

人皆懷怨方此俯伏謹俟誅責若付以土地俾備藩屏

必爲百姓嫌忿立致變亂上負選建之意然傅等奉元

帥之令備到詔書嚴切舉國惶恐非敢違拒實以在內

官員委無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于軍前選命張

邦昌以治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懋爲天命是日不

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人民敢不推戴哉

書議狀者惟孫傳張叔夜紀新事本末卷四載宋齊愈事云

見長編靖康二年二月注今紀事已佚舊注錄以補之

新志云紹興中趙鼎張浚爲左右相嘗共敗於高宗云

靖康之末金人議立僞主意在張邦昌而退翁適在衆

中有發於憤蹙掌上密書及於禍思厚云夷狄之設意如是坐

官錄其子孫元膺之故建炎七年七月二日尚書省元

劄子臣僚上言新除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正月初間書同

王時雍在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正月初間書同

立狀時雖皇城司聚議乞立張邦昌拜大金正月初間書同

執筆奮然大書張邦昌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而齊愈

不驚駭齊愈自言自恐從三子仍自告不欺狀以四座無

右時雍等實齊愈自恐從三子仍自告不欺狀以四座無

未知其邪佞而朝廷未使人諭議大夫乞聖裁七月八日

同奉聖旨未齊愈罷議大夫令御史臺王賓置司根

勛具案奏聞今據王賓勸到宋齊愈等將文淵聖

皇帝出城未回知孫傳承軍前遣吳開等不廢文淵聖

帝不許須管於人主選舉姓孫傳等乞不廢文淵聖

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卓子上文知孫傳等

資治管舉一人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曰金人令吳

元來密諭旨意在張邦昌今已寫下時雍姓名又看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五十九

七

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雍別生不測爲時雍曾說哭
開密論張邦昌齊愈欲了圖舉出齊內輒自舉筆於紙上
書張又邦節次名三呈字欲要於集議官齊愈令御將依紙上
稱寫張邦昌三別寫申齊係時雍等姓名分付吳開
所寫將去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初蒙勸問時懼罪
莫下不招再蒙取會到無書舍人李會狀二月下句開
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紙外一片書寫張邦昌三字
司廳前取筆就卓于上取相顧失色皆莫敢應別無
卽言不是文寫姓胡舜陟係宋齊愈手自將去會卽起
語只記所得是時胡舜陟在座司董道午聞亦在坐未
去見與元狀其餘卿監郎官會以董道元五月一日議之
委根取元狀其餘卿監郎官會以董道元五月一日議之
及根取元狀其餘卿監郎官會以董道元五月一日議之
書內一項昨金人迫脅張邦昌與放免法寺稱宋齊復赦
舊班其不應干奉上皆斬分首從較犯惡逆以稱宋齊復赦
係謀叛用刑已上愈合處斬除名五月一惡逆以稱宋齊復赦
斬依法杖一百齊愈十斤處斬除名五月一惡逆以稱宋齊復赦
從虛妄夫當守節義國情重奏裁同奉聖旨大赦前合愈
身爲士大夫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
金人非受僞命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
在前榜受僞命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
在出榜受僞命書僭逆之名姓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
附麗秦檜爲簽書樞密院命矣夫又案玉照新志此下

又引張拭記其父浚語謂齊愈獄由忤李忠定而起此說殊不足取刪去不載僅取元牘附此

王申取傳及叔夜往軍中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宣

營以孫傳兼太子太傅以保錄東宮及軍前索太再幸金

知必來索皇后太子太傅欲留中宮以太子不遣密謀以上黃

金五千人擊殺之并戮當死者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二人擊殺之并戮當死者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送人敵中告以宦者當死者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宦者誤傷太子以宦者當死者數人別以狀類太子并宦者

一死當之自初七日兵討斬其欲亂者苟不巳欲擊殺

日不謂中國無一男子且上日無當之者苟不巳欲擊殺

分付與吾人雖不索吾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死之時祈萬人雖不索吾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責之以時祈萬人雖不索吾當從其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太子同出傳之一然後就死眾傳叱之言時方見二酋以義

來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之曰使不可移也使速

去勿亂人意傳之矣雖汝曹百輩來吾之曰使不可移也使速

力保太子遂以留守司等事付次官吏殉國某何言哉願

有頃傅從朱后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金時雍

日軍中惟欲得皇太子至南薰門求出見二酋守門金時雍

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守何爲出耶守門金時雍

從太子幸爲速白元帥人許爲稟之傳入十是夜留宿門

屬取去中與遺史曰吳革見太上皇及六宮皆出城志
痛不已巳人內白留守孫傳曰上皇業已出城乞力留
皇太子庚午革頓首言二帝出郊駕未必同願殿下
堅遜以固國本孫傳曰何辭以拒之革曰有一內臣貌
類太子金人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謁百姓
留不可則墮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振救饑乏
爲名招忠義勇智之士結爲隊伍太子徵服居中演
出不從稱皇及皇太子遂行先是不令去爲范蠡所
姓不從稱皇及皇太子遂行先是不令去爲范蠡所
環恐百姓喧亂乃領兵往來內則告諭百姓趙氏已
失國軍前現議別立異姓今晚皇則及論百姓趙氏已
得邀阻太學諸生哭送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送于道追晚皇及太子同車載以行百官萬姓哭
震動天地是時宮嬪輩有徒步隨車者自皇后而下
有被複隨行士庶觀心肝殞潰十二日王申黏罕取
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又云張叔夜赴軍前見黏罕召
叔夜給之曰孫傅不異云張叔夜赴軍前見黏罕召
盛豈可與孫傅同死耶可供狀叔夜之公年老大家族
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迫之累世荷國厚恩
數四終不從惟請死而已金人皆義之

癸酉吏部尚書王時雍戶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百
官赴祕書省士庶僧道赴朵樓軍民赴大晟府集議推

戴事時孫傳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恐百官不肯

書乃先自書以率之百官亦隨以書案靖康要錄推戴

草之繫于十五吳開莫儔持往軍營御史中丞秦檜不

書獨具單狀案續宋編年通鑑云張叔夜不書名惟秦

節以釋二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押赴軍前敵不

從今考張叔夜不書名乃十一日議狀也秦檜不書名

乃十五日常推戴表也續宋編年通鑑誤合爲一事秦檜

網要亦誤合爲一金人于宗正寺取玉牒簿指名要

南班宗室自二宮以近屬官序高者先取紀事本末卷

甲戌升儔齋敵牒據文武申乞立張相治國事已申本

國册立爲皇帝乞令取册寶及一行册命禮數紀事本末卷百

九十四乙亥金人取秦檜并太學生三十人博士正錄十員何

卓已下隨上在軍前竝取家屬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秦檜乞立

趙氏卽在此日紀事則乞立趙氏在十三日至此始取

詣軍前要錄取何卓高休等家屬在十七日林泉野記

云與北遷終不屈於敵秦檜自敵中還力稱

其忠遙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

戊寅敵遣元隨肅王張邦昌路允迪三節官吏等歸是

日大元帥府檄諸路云敵歸未的京信不通或云繫橋

或云結棧登城之敵至今不下講和之說實歟我帥觀

其形勢敵自詭說宜進至京師張大軍聲逼脅令去切

務持重毋致誤國亦無以人兵挑戰自啟國敗盟之釁

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日傳聞康王領

兵在鄆州分屯開德以和議不進趙姓之興遺史曰

是日幕府奉大元帥康王指揮京城全無消息吾寢食

不遑可再呈檄書行下諸處契勘當府今月七日九日

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節次割下興仁府黃待

宣統雨司互爲應援及一面關頭項人馬及割下南京

師離去訖外今再契勘探報金人歸期全未見的確京

城信不據探報或云繫橋或云結筏不久渡河然
登城之敵未去計講和之說實欵我天下之師觀其形
虜民搬運糧斛或稱苗長小寨未起旁列四處可
北歸是未有計講和之說實欵我天下之師觀其形
勢敵包諛謀今仰見在開德府駐劄副元帥宗修漢興
仁府駐劄節制黃待制各更切加意召募信實人前去
硬探知見得勢料度彼已隨處剋合附近城未自退師之
仰進寨於近京駐劄張大軍勢迫脅令去仍切持重明
遠斥候毋致反落發計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啟黃待
之舉內如宗元帥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黃待
制舉師之日告諭舉師之日先告諭開德府黃待
處城上已擺布若軍興若民之兵州廣濟軍各嚴備守禦
守以乘虛及令逐處守臣各應副隨軍糧食使各保
有闕後來不往應副仍各守臣各應副隨軍糧食使各保
依今誤并南京宣總兩司照會與宗元帥黃待制
京駐劄務要聲援相應及相開報會合進寨約日于
陝西京頭項職姓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合進寨約日于
具逐頭項職姓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合進寨約日于
副黃龍圖隨軍轉運梁修撰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合進寨約日于
少育閣誤并小貼子再梁修撰等處勤王領兵一面備會合進寨約日于
京城遠近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城側
近切在契勘無令參差不齊又小貼子再契勘京城城側

開日久昨朝廷遣使齎詔傳諭雖知金人已再講和無
復虜掠然今累月未聞退歸阻隔道途朝廷集便欲
通臣子之心寢食不遑今來勤王之師諸道雲集民之
相與戮力進兵血戰仰念聖上屈己謹信講好息民之
意未得輕進當府已累劄下審觀形勢可進無先以兵
相撫使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待制元帥宗修撰
宣撫使范承宣訥北道總管趙資政待制元帥宗修撰
國發運使向直開子諶發運使方徽猷孟卿淮南東路
刑汪道總管王資政襄陽西學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
世西道總管王資政襄陽西學份前知密州郭待制奉
寧府趙待制子崧各親飭諸將整軍伍日利器械進誓
糧若旬月在臣間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
一戰凡在臣間猶未退忍復坐視當約日齊進誓身
功仍吐心瀝誠紬繹國恩各懷忠義之報必效死立
庚辰康王如濟州紀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九案耿延禧建
州以拒虜之在衛南韋城者南記云布勤王之師王宗澤屯澶
在臨濮南華者黃潛善在曹州以拒敵之在考城者趙
野范訥在鉅野何志同在許皆圍陵襄邑者向子諶在宿
趙子崧在鉅野何志同在許皆圍陵襄邑者向子諶在宿
道路子崧在鉅野何志同在許皆圍陵襄邑者向子諶在宿
上外通之日大進兵戰決不可言者
又或于曹輔張激之說未敢前

辛巳尚書禮部侍郎李若水爲敵所殺紀事本末卷百

李若水繫此于庚辰較此前一日本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後背約水死于軍營初若水爲割地使黏罕與若水日和

大造于米之言告水曰金人滅亡之定聽讀至先皇帝有

下上皇曰一出兵而遼亡是宋有大德于金金何造于宋

乎黏罕曰不割三鎮是違誓也宋有德于金金何造于宋

以兵脅地大臣無謀反以許人如大金祖宗地而肯割

與人乎前雖曾議割地百姓不肯忍爲戎人咸生怨謗割

君已得河東又誅姦臣以慰眾心安忍以祖宗積累之外難

一在方得河東又誅姦臣以慰眾心安忍以祖宗積累之外難

世在方得河東又誅姦臣以慰眾心安忍以祖宗積累之外難

所害我生靈是一元帥金銀所去變外種與夷狄惟義

土地害我生靈是一元帥金銀所去變外種與夷狄惟義

大國敵血未乾又復巨賊又去聲曰此皆上皇不明聽

姦臣交結外邦小夷以滅兄弟之國故有是報黏罕令

十壯士擁若水出城門曰若水敵中不懼死當訴於上帝被

敵使幾死監視至青飯飲之若水敵中不懼死當訴於上帝被

日甯有死無二哉其僕亦解曰若水敵中不懼死當訴於上帝被

事君有死無二哉其僕亦解曰若水敵中不懼死當訴於上帝被

至是黏罕又召若水若水不顧家矣汝可徐言吾死國也

失信五事罕大怒令人擁郊壇畔敵殺之臨死謂其僕

謝肅曰我爲國死亦累及汝耶臨死爲歌詩一首未聞
日矯首問天今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怨人聞
而悲之使王履所作也若水充山西軍前和議使王履爲
觀察使是年正月害詩所從駕同出軍前至是與若水同
副使是年正月害詩所從駕同出軍前至是與若水同
被害此歌亦被害史及徐學乾通鑑後編亦均以此歌
爲事跡載此與此詳未史及徐學乾通鑑後編亦均以此歌
初金人出榜此關下求立異姓又載忠愍後亦均以此歌
何某李官數人共欺其忠且言我滅兄南官亦舉惟不許
見悉番南朝只李侍郎一死後言我滅兄南官亦舉惟不許
餘人較十人皆言爲社稷死後言我滅兄南官亦舉惟不許
書位之初尚書右丞呂好問又上劄子乞優加褒贈建
卽元澤五年五月九日奉旨可特諡後因觀臣僚劄子乞
美諡當年六月九日奉旨可特諡後因觀臣僚劄子乞
炎三年七月召兄若虛上殿上正色曰日圍城中士大夫
止有李若水紹興四年正月內明州武節郎新鎮江府
焦山巡檢張珍說圍城中作行門第二武節郎新鎮江府
見當日黏罕在殿上高向書讀罷詔使蕭慶脫御服獨
侍郎向前云陸下不可脫這賊亂傲也立於門外使
後左手掩聖下不可脫這賊亂傲也立於門外使
見後面事紹興八年夏金國使人烏陵思謀對接伴使

和公忠義且問子弟幾人今在某處仕宦紹興九年春
又蒙朝廷致給還葬公于蜀恩澤三人建炎三年秋
蜀流寓揚州遂葬公于歸安縣廣德鄉輿村南黃龍寺
日遷葬之左勅賜湖廣歸安縣廣德鄉輿村南黃龍寺
公塋之百餘人娶劉氏趙氏永慶禪院賢士大夫少作
哀挽者曰公孫四公娶劉氏趙氏永慶禪院賢士大夫少
亡宣奉大夫沒公孫四公娶劉氏趙氏永慶禪院賢士大
左宣奉大夫沒公孫四公娶劉氏趙氏永慶禪院賢士大
行狀墓志神道碑皆未就故實紀其失有文集十卷公
云是時若水侍上尊極力爭之且責日爾許我康要錄
天子爲生靈屈也若水知意已定因抱上詔許我康要錄
曹狗彘之何也若水知意已定因抱上詔許我康要錄
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之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
俱爲萬段矣金人從吾言之則神人共怒汝輩安能長
流血反縛之置空室中三日使之與食去以馬筆擊其口
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與食去以馬筆擊其口
將寵用公不慮慶裔富貴何以好語與食去以馬筆擊其口
爾曹禽獸豈知臣不富貴何以好語與食去以馬筆擊其口
主被辱恨不已因極力爭之少屈曰公忠孝人也絕口
我有死而巳因極力爭之少屈曰公忠孝人也絕口
民有憐之者因密爲之知給使不可回也遂寢之棄我
具言之且知所療之其四而十親見本末因逃歸城道
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壞如生焉五月今上登

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孫若弟凡七人

癸未城內復以金七萬五千八百兩銀一百十四萬五

千兩衣緞四萬八千四百疋納軍前康王次濟州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唐恪薨張邦昌攝位朝士

無貴賤多拱手臣之獨恪先事而死識者推其節紀事本末

卷百四十九案靖康要錄是月十一日書推戴張邦昌

議狀羣臣各有名押唐恪書罷仰藥而死十一日爲辛未與此差十二日前納金銀及康王次濟州二事要錄

均在二十三日前癸未也與此同李璣十朝綱要亦于

張邦昌狀仰藥而死

乙酉敵以金銀不足遣人來取提舉官以下八人受約

東戶部尙書梅執禮尙書禮部侍郎陳知質尙書刑部

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同見案靖康要錄既至門監軍金牙郎君者羅坐所責不

辨容敵責以金銀不足曰胡不賦之於民四人同辭對曰

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于金縢何
有哉顧誠亡以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振恐執禮坐
之遽前曰皆官長也敵不勝其忿先取其副侍御史胡
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監察御史姚舜明王候各杖
之百幾死執禮等猶爲請命旣而遣還至南薰門有呼
于後者曰尙書且止有元帥台令四人皆下馬跪聽命
則以次殺之梟其首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銀
或尙未足當縱兵自索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金銀
四人之緣由欲結兵以救二聖曾與王時雍議事不從
時雍以金銀事自明正其罪恐動輿心故以金銀事
之若靖康要二日密者復語諸帥曰許士庶以
職也靖康要二日密者復語諸帥曰許士庶以
金銀換米麥常作出者既而果然遂督迫益急城中
駭不知所爲留官司遣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
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尙書
以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段三十疋下至寄居致仕

選人以校尉各以差次輪納家配官絡繹慶市既定數月
矣金人輸納少科配不限遺家屬赴軍前至此人去王校
等怨所遺吏既至敵壁乃給言域中金帛取不及一
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斂必欲元帥數督責日急戶
部置場收買金每兩折三十千銀二百七十又象玉珠
犀腦封府申軍前乞取帛之數二十
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帛之數二十

戊子夜白氣貫斗

遺使召上年資治通鑑二三月丙寅敵不請乘馬路上
驚及至帳前帝欲上堦使者曰元帥不請乘馬路上
大變左為陳留王保州守將慶讀金主詔曰別立異姓
淵聖何桌悉在乃台蕭慶讀金主詔曰別立異姓
製時皇不忠臣也案宣不可廢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
敵日皇不忠臣也案宣不可廢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
金人相就曰忠臣也案宣不可廢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
也國相就曰忠臣也案宣不可廢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
畢復坐而二太妃不憚擊塔下酒七語則起立酬身聽
入城國相就曰忠臣也案宣不可廢知所措獨若龍章盡皆
有歸者意馬蹙忽胡語莫能曉金人再譯至行在殊有
為意也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就曰忠臣也案宣不可
為意也復以歸意懇之乃云國相就曰忠臣也案宣不可

而果有使來傳國相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
姓及僅促應則軍前別無他承謂歸期決矣咸有喜
色初六日拂旦來請上卽趨駕懸旆從官猶整暇而進
外果得是也才出門忽有數黃星者方驚愕泊至屯
獨前下馬望北方設一香案隨官各千百步外排立上
一引率執從官跪聽眾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
又云丁卯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
守臣姚鵬博以京東漕臣開邱陸所領濮州兵及深州
新降七千人賊丁州順及饒州王徽廣濟軍四千兵
三萬七千人隸潛善案原本於四月癸亥追叙是年
正月事連書及此而足年正月辛卯朔不宜有
丁卯日疑此上脫誤二月兩字耳今移置是月
又云王申王已約諸路台兵而東平去京師甚遠與
幕屬議進屯濟州宗澤帥兵至鞏城與敵大戰敗之
王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鞏盜來歸者在凡八萬人分
屯於河南諸郡向子謹在宿何志同在許趙野范請
在宋趙子崧在東皆圍達京師未進案原本
於四月癸亥追叙此事誤同前節今移附此
又云延寧宮火寒李重十胡綱要繫此于戊子靖康
要錄是月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忘燒延寧宮頃刻
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宮中急就天棧橋南過
仙店門垂簾蔽以避移居觀音院回私第

又云金人犯雷澤縣尉宋瑛禦之瑛勇而有謀先結
繩桑下虞至挑戰已而偽遁瑛追奔馬絰而倒悉斬
之案宋瑛九朝編
年備要作宋拱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十九 慈谿馮一梅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欽宗

靖康二年三月辛卯朔車駕在青城金人令御史臺報
百官詣南薰門外迎拜邦昌用申時入城邦昌與百官
交拜于道以鐵騎裹送及門而還以付范瓊卽入憩幕
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尙書令廳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五
一曰使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
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祇應三衙亦同宿守續宋
編年資治通鑑云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尙書省令
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人帥令勸進邦昌謂
王時雍等曰諸公伯死又掇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
焉可得免禍朝野簽言云初邦昌在燕自正月間金人
令同肅王等至京城下以推戴文字示邦昌皆不知也
黏罕幹離不令王內以罪遽蒙廢減邦昌所不敢聞必欲
立邦昌請繼以死二酋令王內召邦昌邦昌不敢與肅
王曹駙馬奉使每元帥召卽三人俱行不可獨住內強
之以行至二酋前二酋說推戴意邦昌堅避如是者半

日二酋知邦昌不可強乃誑邦昌曰大金皇帝有詔令
立宋之太子以公爲相善輔佐之毋使敗盟請公入城
邦昌入城修帽涼衫以扇障面呵喝如宰相儀徑向
書省下馬百官拜階下邦昌答拜金人有旨如三日不
伏推戴先戮大臣拜一次盡殺軍民百官父老哭告邦昌
即權宜之計救取一城老小王時雍徐秉哲呂好問曰
大金欲冊立太宰三日不立將夷宗廟殺生靈邦昌謂
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擢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
免禍身爲大臣豈簒逆耶有死而己時雍等強之邦昌
引刀自裁眾奪之遂議申推戴文字至金國軍前張邦
昌事略云吳玠莫儔至報邦昌將入城於是治尚書令聽待之

丁酉金人奉冊寶立邦昌百官等會于尚書省邦昌泣
卽上馬至西府門畔爲昏瞶欲仆立馬少蘇復號慟導
至宣德門西闕下馬入幕次復勸金人持御衣紅繖來
設於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
冊立略曰咨爾邦昌宜卽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
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上馬出門百官引導如儀邦

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却輦弗御
步陞殿于御牀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
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閣門傳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傳
令勿拜王時雍等懇奏復傳旨云如不蒙聽從卽當歸
避時雍遽拜邦昌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大抵往來議
事者拜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
者范瓊也遂皆擢用紀事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
年資治通鑑云是日風霾日色薄
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吳玠
尚書葉宗壽等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戶部尚書前
宗尹吏部侍郎謝克家落致仕中書舍人李權並仍
職李甯靖詹義並權直學士院王時雍權樞密院兼
尚書省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領中書省尚書左
馮樞守舊職李同權右丞吳玠同知樞密院事莫壽
書樞密院事周懿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李
靖康初簽書樞密院文開封尹王及之權都水使者
曹輔留虜營邦昌素善將歸之而輔不在請中故以

同補其處時雍既用事請用二府蓋鸞許之時雍蜀人也
在蜀爲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都人又爲
爲賣國牙郎開僑爲虜來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
鬼王之呼祐罕幹維不有須索朝暮往還賊中有捷疾
爲賣國吳牙曹動北狩見聞錄云三月初七日聞張邦
昌借位徽宗曰邦昌誓死社稷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
位猶且庶幾但所繫至重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
下沾襟明日臣下有進詩者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
終作漢臣鄰徽廟讀且罵曰待其
歸商興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

乙巳邦昌往青城謝金人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賓
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其一乞不毀趙氏陵廟其二
乞免取金帛其三乞存樓櫓其四乞俟江甯府修繕畢
三年內遷都其五乞五日班師其六乞以帝爲號稱大
楚皇帝其七乞借金銀犒賞虜皆許之又請歸馮澥曹
輔路允廸孫觀張澂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可當沈晦
黃夏卿郭仲荀鄧肅太學六局祕書省官等亦從之先

是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同其八人不同者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臬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同令舉家北遷紀事

是虜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亦聽同其八人不同者
皆平日不檢者甘心歸之惟何臬孫傳張叔夜秦檜司
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同令舉家北遷紀
本末卷百四十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宰相何
及孫傳張叔夜秦檜司馬樸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
爭論乞存亡趙氏者金人遂驅之北行桀初不割三鎮
以至罷官後不肯議和遂陷虜中不食咽血而死叔夜
北遷道中惟飲湯義不食其粟五月至白溝河御者曰
過界河矣叔夜乃仰天大呼翌日扼吭而死司馬樸北
行即不食至燕山而死可謂全節注引呂中曰清康之
禍視石晉無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極力
以攻之而晉人亦極力以禦之晉之力雖疲而契丹亦
斃矣大觀澶州之戰虜乘風縱火以迫之而晉軍飢渴之
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如靖康時則望之以百戰之力而
杜威之取兩河再渡河再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
康之夷狄終始賁誤之也其始也開釁以召禍其後也
又幸欲速和以免禍靖康之貢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
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小人也宣和開釁即
覆霜堅兵其來有漸矣

癸丑金人歸馮澥曹輔譚世勣孫覲汪藻徐天民蘇餘
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二使隨同入齋到虜書云自
來所取金帛皆是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
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科括之急且重
因于斯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九案本末卷百四十
邦昌乞免括金銀及請歸馮澥等二書附載于此乞免
括金銀書曰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
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爲本百姓不存則社稷
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
務施德布惠收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因其根本由
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世不易
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
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俾以南北大金皇帝天造洪
恩以事大國方宿夜祗懼無以報德思臨土民坐視
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腑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
前宋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
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降數自浩大難以充足軍前
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憂疾餓死日以萬計復
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

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
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獨高明曲照物情特加矜
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德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
顛危邦昌所圖竊冀其安仰祈大皇帝建立藩屏之
冊獲撫邦不任哀懇惶懼之至請歸馮澤等書曰比庸詎
全關致庶務悉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願羣臣之
渥外校多虞若涉洪川罔知依濟茲冒陳于危惴蓋深
持于宵私所冀垂矜必蒙賜可竊以左丞馮澤國之老
成營軍郭仲荀眾所推許冀還職任俾贊時艱必能繫
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比外臣僚等或因恩遣還
帝或錄差往軍前始如台意欲留之哀敢忘懷於大惠
則庸疏之質既得助於眾賢報稱之衷敢忘懷於大惠
尚祈英壁輔亮恩誠企人得書遂遣左丞馮澤等中書
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黃夏卿等均皆
人孫觀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黃夏卿等均皆
還遣

丁巳邦昌率百官詣南薰門五嶽觀內望軍前遙辭二
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有號絕不能起者道君皇
帝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幹離不軍

護送由滑州路進發

奇王沛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朝上皇到郊宮金蕭勳北

一宗文係大遼故臣遂納覺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

要又元斬首以獻不謂上國指以爲憂今城破國亡惟

變覺卽此何文辭之有況己嘗移文上國死取金人一切

命不及此向爲解也虜唯自後更不復來居海上皇凡

有計議餘日自製割前奏通與國相一遣人起居上皇到

案謂十餘日自製割前奏通與國相一遣人起居上皇到

盟報意罪不可自製割前奏通與國相一遣人起居上皇到

去歸後塊處道至萬世雖兵燹招收乃指爲聚某須索令殘以

陳離間父處雖大兵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姦臣何

臨城至約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子將誰執奉承

大國之約某亦聽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告廷將誰執奉承

有血誠祈同洪聽某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御令某男

某等乞一廣南煙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某

去後二日有番使來國之命誠追意切惟待台令初不

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承示文辭但三關之盟背元約

蔡肇北狩行錄云三月二日承劉子卻不敵背元約

元帥幹離不請觀打本契丹舊臣郭藥師張令徽初以金

天祥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之爵以衣衣之賞錫以金

珠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
令拜太上皇藥師曰昔日君臣敢不盡禮前日之降力
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昔時如此非
公之罪何放之有藥師等慚而退

戊午金人漸下城令戶部尙書邵博提舉修繕是日交

割外城金既不能下南京乃自甯陵而上盡僞置官屬

安撫士民至是率驅而北

紀事本末卷
百四十九

己未金兵下城盡絕我兵分四壁屯守邦昌詣虜營辭

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

秉哲吳玠莫儔

紀事本末卷
百四十九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金人取二王宮以近屬宗室赴

軍前開封府解發宮嬪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

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絡繹道途凡數

十里案原本繫此于二月據紀事本末是月丁巳道

康皇族北狩甯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以下皆行靖

子諸小大王訓見在五國城鄭才人生大公主二公

主各年幼秋才人生一見在觀王景王濟王莘王徐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卷六十

五

王安才人韓州王相國王溫國王廣平郡王儀國公碩使
狄公主尙德公主主宗罔國容五小公主尙藥官乙成純
男敦復榮德公公主嫁習古馬郎君見在尙金皇后後
位居住洵己死其子設在冷山居住見在尙金皇后後
府相公斜保三國相見在冷山居住見在尙金皇后後
崔貴妃王婉容大國相見在冷山居住見在尙金皇后後
一男見駢馬都尉宋邦規光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邪王男女成幼相幸國男男房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各郡王各幼相幸國男男房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平王男女成幼相幸國男男房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行在故信王女四和人溫國式濟肅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王有觀齊郡王女四和人溫國式濟肅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燕郡王孝亮王女四和人溫國式濟肅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康郡王孝亮王女四和人溫國式濟肅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趙州王規等觀燕五見在女下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五國建越王韓州王規等觀燕五見在女下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公五國建越王韓州王規等觀燕五見在女下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驛安國順一安郡王規等觀燕五見在女下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宮馬曾德順一安郡王規等觀燕五見在女下王各男相成向子狄才一人見在尙金皇后後
百餘人見在寅宗室上仲慕告朝廷等宗女錢三萬貫牛三五諸故華國王王晉忠郡到康下範諸奸如開公後成純使

百頭為養濟一奉使洪皓等見在燕京等處住金國
已降敕已令換官往住金國已降敕官中二人換一
見在北人家作奴婢者金國一應扈二帝親屬四百餘
人為遷二帝往五國留
在遼東落後養濟馬
又吳革謀起兵先誅范
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
親赴夜官數百人呂好問
謀赴夜官數百人呂好問
受冊請舉班直被甲上馬
四面皆環兵瑄與斬之司
至帳下謀議事遂斬之司
死顏色猶不變遂斬之司
申也革謀於初八日舉事
及期而謀洩故先為范瑄
于丙申日偽楚錄云初范
二十七所皆託以陝西統
人欲以救駕有前廢立抱
監驛官米假然起兵謀反
京壯士假然起兵謀反
等欲奪勤王兵將至近甸
說四方勤王兵將至近甸
出外城下不滿萬人二聖
可每一日舉得之革出戰
是說欲

爲不奪駕之計初五日內親事官數百人闔立張邦昌
徒曰吳統左言異姓先殺兵追至朱雀門詐呼與之
謀以爲中告制不身傷乃使下馬欲與之高士乃執革
問其子爲二封之次日王時送葬二體各占一所要錄云
并於其開吳封之次日王時送葬二體各占一所要錄云
昉要錄開吳封之次日王時送葬二體各占一所要錄云
康要錄開吳封之次日王時送葬二體各占一所要錄云
靖康元年正月革女真犯闕革以詳所附載於此要錄云
太原府朝廷遣革女真犯闕革以詳所附載於此要錄云
抵不拜計議邊事革女真犯闕革以詳所附載於此要錄云
服爲追問攻威勝軍等處軍利馬害書氣以歸語直見金
關得入寇必割地乞措置不割地起兵對馬爲人召赴
之誓入寇必割地乞措置不割地起兵對馬爲人召赴
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馬西向兵總管張叔夜入城援箭
金騎至會南道軍差馬西向兵總管張叔夜入城援箭
幸巡壁制革而奏量差兵馬遂同兵總管張叔夜入城援箭
革充統制官賊攻宣化門壘壕路赴陝西叔夜入城援箭
南壁守禦官賊攻宣化門壘壕路赴陝西叔夜入城援箭
開水浸之從安填道將合水三尺及盡相視因留上城
二水浸之從安填道將合水三尺及盡相視因留上城
手教五日賊登城及填道將合水三尺及盡相視因留上城
上手教五日賊登城及填道將合水三尺及盡相視因留上城
出門使賊不十人率部曲皆散去革獨死東策安應
駕出必應彼計辛相何桌不正聽又請出樞密孫傅建張

一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革著論者
三言革有兩朝萬一父安之計願至軍前革不報
二月入日有上皇后妃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革引入內
白留守孫傳言上已出乞留皇太后子明堅見
以固太子革孫傳言曰何帝出拒之革曰有內臣親類太
子或國本孫傳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以振救姓遂留
不可則忠義之車下以死告奉隊伍以仍微服軍中清
爲名詔忠義之車下以死告奉隊伍以仍微服軍中清
圍南去士救日食太一竟出革乃于萬計革陰以軍法
濟所募士救日食太一竟出革乃于萬計革陰以軍法
部勒時今上爲兵馬大元帥漢燭凡由間道告急於
還二帝久在外將相擁近城內外相應夾攻賊寨效
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同文籍其後附者益眾使臣張
叔夜皆赴軍前金人立兩河驍悍之議益急革欲誅
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之議入門列爲二壘
與劉家寺及青城金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
日內外合軍部勒既以須期而發地字義夫國初功
臣吳廷祚七世孫性資忠勇不文皆爲泣下事
兵機無不通曉死之日知與不統軍屯潯州阿離字
爲河東統軍屯河陽爲河康要錄於是月二十一日

網要此信李璽十朝
又發運使翁彥國起東南兵數萬至泗州不行知州
事賈公望以京城望教責之彥國始持軍兼程渡淮
而進案靖康要錄是月二十八日邦昌聞翁彥國領
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彥國其中乃邦昌上
端朝中丞云不得己及他日保家屬之語李璽十朝
綱要二年四月壬戌知淮甯府趙子崧知穎昌府何
志合同荆浙安王室北盟會編在四月五日甲子
力合謀共安五萬守潼關扼西來之路破蓋遂棄大兵擄使
又金人兵十萬至頴昌閭京城已破蓋遂棄大兵擄使
錢蓋統兵由是襄定至荊門一路發動陝西宣撫使
家注湖南北兵安領兵十萬勤王府日與之戰攻奪潼關
范致虛自引兵東去遂至陝府駐兵潼關以疑敵而已
既得闖軍敗之致虛不致淹敗不至覆少遺之兵行青
致虛前將軍李彥先說曰不致淹敗不至覆少遺之兵行青
先是神將李彥先說曰不致淹敗不至覆少遺之兵行青
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致淹敗不至覆少遺之兵行青
出散提兵復西京擒留致虛不聽及隨軍轉運使張友制
翟興提兵復西京擒留致虛不聽及隨軍轉運使張友制
極斬之案李璽十朝綱要靖康二年三月己未永興
經畧使范致虛率兵與金人戰于潼關克之遣兵馬
范鈜翟興復西京斬偽尹高世由張友極即此事也

附載于此編年曰先是范致虛在長安擢置兵馬守
禦計以河東諸度外河石隕而南皆無故致虛作河
守補官資僧道技術如趙宗印沿流壘壘相望諸人
統制官者莫知其數宗印者汾州孝義縣人本姓趙
落髮爲僧作萬花長老遺亂欲避地因過河中府題
詩於佛剎曰盡全勞一生西復東鄉關在望念惡運
遼半歲九分盡全勞一生西復東鄉關在望念惡運
蔡貫雖死有餘風陰乞食山陰去處谷幽尋四老
翁安撫使席益見之起人追問與語大奇之乃令還
虛謬不知兵見宗印談兵口辨以爲奇士乃令還俗
用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節制宗印請築
長城起築城及肩應命而己宗印移陵急而上下皆不
以爲是築城及肩應命而己宗印移陵急而上下皆不
尊勝隊以行重爲一軍謂之淨勝隊而河東僧行多
竄名軍中亦有補官者致虛會五路兵欲勤王赴援
京師屯軍華陰遺史云范致虛在陝州也前軍出武
關由鄧州新興澠池之閒屯于秋地場爲河南尹
高世由告急於黏罕亦會金人將欲回軍晝宿李董
自伊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
致虛恐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
懼而遁

又宗澤敗敵于長垣遂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
因移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澤自南華遣兵過大

漢河擊敵大敗之斬首數百澤謀引兵渡河據敵歸
路而對壘諸案一夕解去澤自臨懷引兵趨滑州
大屯衛南復知張邦昌僭位疑先國之存亡在王
還屯衛南復知張邦昌僭位疑先國之存亡在王
之得其道與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
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曰尚
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
退私偽譚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也而
夏四月庚申朔四史朔大風吹石折木車駕北狩
后皇太子偕行黏罕軍護送由鄭州路進發紀事本末
九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淵聖皇帝幸后諸王望
威中泣別宗廟哭聲振動雲城日色慘弱風聲如
時方止今欣淵聖北狩後事實北記燕雲錄均有
附錄於此以見辛稼軒南渡錄爲僞記之書宣和
尤誣妄太過皆不足信也北記云四月四日書宣
至鄭州教番兵一足信也北記云四月四日書宣
太平軍前中有一人引仲熊到青城
云此少帝也仲熊拜訖云臣人少帝中一人引仲
效致陛下及此死有餘責帝不受國恩才薄身甚
有番官梁慶裔來叫仲熊曰帝國相有旨有國書
歸書題曰梁慶裔致子南朝皇帝閣下骨盧你移
左副元帥不寫姓名只用一元帥府印下云謹封書
云

天會五年四月朔日骨處移齋勃極烈左副元帥謹致
書于南朝皇帝閣下早者攻下懷州內有鄉貫係河
人京下不係朝延措置州縣人懷州將前發過比
汴京外有舉不願歸州人從事郎懷州河內縣丞
北合還鄉仰冀英聽府亮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遣合還鄉仰冀英聽府亮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慶裔由滑軍一英聽府亮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道君丁未到燕山離門三太陽至雲中道君五錄
入飲宴至暮次日日入門延壽寺人驛請觀看射柳
毬馬聖旨同處侍道宴會二大金人驛請觀看射柳
駝馬聖旨同處侍道宴會二大金人驛請觀看射柳
二日請道君聖處侍道宴會二大金人驛請觀看射柳
后時躬親打毬迎待之禮至重至厚是時康王登寶
赦文傳至燕山初二日太聖子得之封呈道君即
喜動龍顏七月初二日太聖子得之封呈道君即
皇太后禮二聖王三郡聖至自雲中駐蹕燕山慈忠
道君之禮二聖王三郡聖至自雲中駐蹕燕山慈忠
王東序馬西聖兩道居住七月上處侍帝側金人供
南面西酒五盞自早至午禮畢而歸居右面皇太子
候達和淵聖諸后同來延壽寺問侯住及兩旬月
三日達和淵聖諸后同來延壽寺問侯住及兩旬月
東門之外日盡乃發金人往不中京南人與燕人泣
發之前金人納絹以爲路費道之者無不感泣燕
仙露寺宗室仲理以下作冬衣領之者無不感泣燕
賈合再監受賜金

至中京九百五十里過石門至景州上盧龍嶺下
樂微河至澤柯逝大漢一
契丹舊時相國所居也
一門中京左府院
聖居之中國一位番官
蕭索太甚二聖服食器
中起供應道君聖金器
取去宗室祠濮王仲國
口至燕山無異拘養膳
王與兵卒無異拘養膳
寂莫一歲遵間死及入
莊宗還本趙願奉使金
許放宗室趙願奉使金
侍郎陳過庭并御莊宗
孫元在真定燕山議月
國相黏罕促裝燕山議
方行備車罕以燕山議
得行見黏罕貨燭從百
月書司馬南人營求肉
赦書司馬南人營求肉
守捉司馬南人營求肉
千依舊養松知燕禁勸
養依舊養松知燕禁勸
燕王祠濮王宰臣何樂
密道其成京師買得令
張叔通事燕市屬同處
舊都尉并酒肆人七留
本

身亡其餘有從嗣聖在
中京者則未知存亡

辛酉金營始空其行甚遽以四方勤王兵大集故也營

中遺物甚多令戶部拘收象牙一色至二百擔他不急

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藉泥中金帛猶多踐之如糞壤

紀事本末卷

先是朝請郎徽猷閣待制知信德軍黃

潛善遣探事人張宗至京師宗得邦昌僭號文金人偽

詔邦昌偽赦迎立太后書各一紙案張邦昌事畧云辛

呂好問謂邦昌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邦昌手書赦天下

蕃人欲赦伊誰況公權攝當復辟又謂邦昌曰今日所

宜先者當迎元祐皇帝使後人知天下已還趙氏且速請

孟忠厚勸正位以從羣臣之請則天下定矣癸亥冊元祐

皇帝厚勸太后好問曰吾言不可矣卽不出孟忠厚出

邦昌所上書有推戴大康王讀畢往麟嘉堂與僚屬呼

問之慟哭乃歸時潛善建議自山口鎮過兗州抵宿州

駐軍謀渡江右輜重先鋒至山口三軍藉藉乃不果行
王揮淚大慟期身先士卒追二聖于河北諸將請曰此
將臣職耳大王乃宗廟社稷所係不可輕舉王謂耿南
仲等曰斯報國之秋也宜奮忠義邀擊歸路于是布檄
并檄副元帥宗澤促河南北兵依應指揮紀事本末卷
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邦昌降僞赦改教字爲赦書時四
方勤王兵大集吳玠莫俦爲邦昌散還諸路故爲赦首
及之今攷邦昌上宋靖康遺錄云康要錄而文皆不同
興遺史及靖康遺錄宋靖康遺錄云康要錄而文皆不同
會編上宋太皇太后手書云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
生而取義惟期尊主書云余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
臣之易位既重羅以羅網實難邇于刀繩外逼大國兵
火之威內拯黎元塗炭之初命願難施于面目徒自悼
夙宵忤甚明之存趙孤惟初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
前跡以甚明之存趙孤惟初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
號同母國繫周朝茲恭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
順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
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臨德于泰陵王假有家夙母儀
于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當寓瑤華崇

道之居亦繼奉欽聖遷宮之詔久棲神於清館橫系望
于縣區是二帝己遷心山川大震匪仰伸於訓則曷副
于儀刑是用崇號以正名開別宮而移御上尊號曰恭陳
舊國之儀揭京邑旣安更介靈冊寶其社宜幅員時又庶
臻康濟之福宮令施司擇日奉冊寶其應干典禮合行宋
太康御延福疾速行中興道史救文曰難招承平幾
事作令禮部樂業豈復知兵盜臣首結邊難橫致禍變
二守不堅致詞君皇帝越在郊野以還歸通見推逼
城堯舜之堅揖讓無湯武之越在郊野以還歸通見推逼
有堯舜之堅揖讓無湯武之越在郊野以還歸通見推逼
京城之堅揖讓無湯武之越在郊野以還歸通見推逼
日罪無輕重并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應手書到
諸州慶重并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應手書到
兵至甸保甯寺依舊行香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應手書到
來處甸保甯寺依舊行香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應手書到
錄云初四日邦昌項存恤諸處宗室發勤王兵仰卻各元
紫塵萬里予適以救還強見推家遭陽九之危前赦靖康
死而救民言念適以使還強見推家遭陽九之危前赦靖康
乖一向之誠宜敷德靈係心宸極道立既自裁而弗獲乃
中守乃欲偷安雖勤王兵當國宇可大赦傳下之問遠近
失旨靖康要錄雖勤王兵當國宇可大赦傳下之問遠近
中旨靖康要錄雖勤王兵當國宇可大赦傳下之問遠近
書海內承平垂二三月節尚書省勤勞各歸本貫別候師
輕啟邊難大金在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知二帝遷北中
賈資台五監長局合甫

原之乃大逾月無君子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而獲
免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阻音郵之
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
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安濟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放手書到日
庶期臻於甯謐以終久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放手書到日
味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
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今管押歸元來並去處除放租招
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赦並與覃恩同但易
教字爲手書而已此書

四月方下手作是日行

甲子迎元祐皇后于私第入居延福宮邦昌遣蔣師愈

等齋咨目至大元帥府及書至王詢于師愈等所以來

之因對曰邦昌先遣使臣李興潘謹燾等未回聞有元

帥府探兵入城因知大王在濟故遣師愈等來是日謹

燾及興齋僞尚書省劄子至云紀事本末卷百五十原

往濟鄆等處訪尋康王所任仰逐處州郡守臣等具軍

法文狀申尚書省又二年四月二日札後有王時雍李

同二押字王問二聖皆如所聞又問邦昌所服曰紅袍

玉帶帽子王掩泣左右皆流涕卽以札子付謹燾等同

聖元帥府令差使臣潘謹燾李興體問京城訪聞二
城即無報應人文字未審在京有脫金營來者供事不仰開
封乃辛酉也昌及康王子前原行遣眾以爲人主體案四月後蓋
注文也邦昌及寅疑與目全此文何事相混會編而并師
於蔡琳月七日丙寅與目全此文何事相混會編而并師
愈去所遭禍難不齊疑與目全此文何事相混會編而并師
北九所遭禍難不齊疑與目全此文何事相混會編而并師
山還闕以今日金正師再舉之詳仰惟王曰必蒙矜憫昨自己燕
日主上蒙塵于郊外凡十五日後杳不聞耗至冬臘月二日之
又間宣金酋之令遂遷二使一人還城外上遣二皇月七日下
后妃嬪御諸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宮遂空既
而欲洗城災燒宗廟社稷百官乃不燒爲魚肉少帝然
俾推異姓免屠城並依元帥指揮大方爲長計無拘舊分
御筆付孫傳等令並城廟社稷百官乃不燒爲魚肉少帝然
妄爲禍福速招連累於時公卿士大夫號勸於軍前以
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辨踊以身投地絕而復
蘇敵執酋命終莫能同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復
投河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欲死乃嫁刀禍于
一身變出不可得死安足惜忽劉人相與逃死乃嫁刀禍于
吳開莫儔俱至邦昌呵責彥宗又對眾罵城中文武百與

官爲自免之計通人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不共
戴天彥宗等語塞而退我昌遂不復飲食六七日抗
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承當此武百官則存民盡
帝設遷惟得無虞而一與承大也若堅持一萬生靈
靈設爲後圖豈非二忠孝之得爲忠臣乎邦昌身以
命可懷了後事累及報主辱從權不能死復何面目
而荷大恩而不報主辱從權不能死復何面目
世然念興復之計有報主辱從權不能死復何面目
民欲追二帝之計有報主辱從權不能死復何面目
此欲追二帝之計有報主辱從權不能死復何面目
可通故差以明議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
程罷齋此以明議曹之壻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
御皆幸全存伏惟謝克家盛德在躬四壁廟主如願
以幸臣民續次方差謝克家盛德在躬四壁廟主如願
當別貢陳初夏方差謝克家盛德在躬四壁廟主如願
切之至四月五日構容昌惶恐保王重慶昌無任瞻望
又康王咨目曰構容昌惶恐保王重慶昌無任瞻望
使請前朝遺骸而葬窮天之下親之流離見宗族之
心摧裂涕淚不禁與未復之楚毒不足爲喻便欲引
伏刀而二聖之壑忍死力復四方之兵馬大河集將
責以大義故飲位忍死力復四方之兵馬大河集將
兵數逾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蚤夜以觀聞人足
而楚然念與相公去歲同處賊營從容浹月自謂知

故此來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大夫將佐亦皆云爾今
奉來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
不謬然失措其何敢承顯聖之復所論謝京家之事蹟
與歸而之上之九廟之不敢承顯聖之復所論謝京家之事蹟
愧於伊周矣構方身率士卒國援父兄願相公之功已不
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構雖身膏賊手
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熟伏惟鈞侯動止康裕方寸方亂
修謝不能多及構詣邦昌前投下且令觀變
成忠郎黃永錫齋詣邦昌前投下且令觀變

丙寅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同齋曰稱臣言
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臣
所以不死者以君上之在外也王召何等飲以酒賜予
良厚何向時與王使幹離不軍前至是日敘舊不忘也

紀事本末
卷百五十

丁卯謝克家以邦昌之命齋玉璽至大元帥府其篆文
曰大宋受命之寶帥府僚屬耿南仲汪伯彥等引克家

捧寶跪進王謙拒再三慟哭不受命伯彥司之監察御史馬伸言于邦昌曰伏見金人犯順虜劫二帝北行且逼立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卽就死城中之人不卽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尙處禁中未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還然後據有中原爲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爲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闐雖有忠義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返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后行

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
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俟
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爲福伊周復
生無以加矣如以伸言爲不然卽先次受戮伸有死而
已必不敢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案王清明玉照新志
爲中丞馬伸爲殿中侍御史一日有人持文宇至臺云
金軍前令推立異姓秦未及應語之問馬遠云此天位
也逆金安得而易舍趙氏其誰立秦始入議狀連名書
之已而二帝北狩秦亦陷金獨馬公主臺事排日以狀
申張邦昌云伏願大金以太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
日復辟謹具狀申太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
日乃止又案秦入議狀申太宰相公乞指揮施行至康王卽位
在二年二月癸酉可考邦昌命一切改正是日開城門
紀事本末卷

戊辰邦昌召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恭請元祐皇后垂
簾聽政以俟復辟是書旣出中外大悅追同諸路赦文

并毀所立宋太后手書不用元祐皇后遺尙書左丞馮
澥爲奉迎使權尙書右丞李同副之持詔往濟州迎康
王王覽書因語幕屬曰邦昌知君臣分義免興師此爲
庶幾命移檄諸路帥臣具言邦昌恭順之意約束士卒
不得擅入京城是日濟州父老軍民以萬計詣大元帥
府言本州四旁望見城中紅光屬天乞王正位于濟
昌年資治通鑑未可深信且開府于南京乃祖宗受命
之地取四方中清運尤易上然之據王伯彥建炎中興
日事諸將及官吏或曰濟州或曰南京云則當即
位事也日麻又云會曰濟州或曰南京云則當即
辰康王可使即皇帝位又衣裘蠟封方二寸許親筆
字曰即真益昭天皇帝之符二聖相授之至意仲琮
遂屈于是勸即帝位南京之議定矣剋降官王符選
得四月二十一日庚辰具以稟呈王觀歎可之
云是時議上卽位于濟州或曰南京未定濟州父老
數萬人詣轅門乞卽位于濟州或曰南京未定濟州

乃集議於麟嘉堂宗室中宗等數以議不當卽位當著
淡黃衣稱制不改元下書諸四方南仲延祐世則曰二
帝北狩天天下無所統一天下之兵不於此時正位號以
一定天下已建大元帥府統一天下之生變亂稱制不改元
必卽女位而後天爲宗廟社稷計若仰位乃道皇語云
可告康王卽大位爲宗廟社稷計若仰位乃道皇語云
宗廟社稷之福也何可淡衣稱制以取天下之疑生姦
遂定卽位於南都屈時曹勛自河北軍前竄歸詣大元
帥府進太上皇帝御衣上有御劄曰便可卽眞來救父
母又令諭王往曾密賜馬價珠子合及王密啟欲決河
灌虜人語爲質驗宣和皇后以金環寄王及傳王再出
使日有宮女招兒見金甲神人擁衛事王慟哭拜受由
是決意趨應天通鑑云本末卷百五十五室積宋編年資治
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畧曰王其速驅與衛人處資治
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時使臣曹勛自河
北竄回今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并
北狩山城起行至過河旬日後宣諭勛曰我夢四日并

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至中原之民尙肯戴王否
勛曰本朝德澤在民至深又厚今我雖暫立異姓終必思
宋不肯宣諭助王庶知父母之憂及此知我難事
爲我持信尋康王以俟便冒一領而出及命得聖
曰臣仰賴天威可以三髮覆兩耳如故付某索得
便可是晚太上天衣并一雙字復縫如故付某索得
鄭皇卽眞來教母并一雙字復縫如故付某索得
不是以方在必見王製之以爲驗及皇太后信物令某
吾血行之痛苦又以試淚白紗帕子付某且泣曰無忘
我血行之痛苦又以試淚白紗帕子付某且泣曰無忘
此外吾不能多致語未期相見惟早取環子與沈卿班
付此信三聖人加餘言氣哽皇初取環子與沈卿班
父幸道無恙傳語大王不願早哭此環遂得相見見
王但奏可清中原之謀悉舉行之上皇又言諭曰如見
宗廟有違者不祥又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
言有違者不祥又曰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
日之禍雖不在此要當知而戒焉太上皇又令奏云恐
宋之德未泯士衆推戴時宜速應天順民保守家宗
廟若不願取價珠犀合子等物大王曾說決河漢
德宮密賜馬價珠犀合子等物大王曾說決河漢

河番人等事以爲密驗在金寨臨行日恭承皇太后聖
訓令奏大王曰大王再使軍前欲出門時二后泊宮人
送大王至聽有幼女名招兒見四金甲人貌狀雄偉各
執弓劍擁衛王後女指示眾眾不見莫不畏肅太后
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敵中愈當虔
事自後夜從時皇太后未止更令大王宜嚴崇奉以答
天恩臣扈從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
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
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得天位一嫺其子果人
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喜甚臣下拜賀具
奏太上太上復令謂太后曰瑞卜昭應殊
異便可放心卿等可賀我助等皆再拜

庚午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
資善堂羣臣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獨班
歸兩府幕次自僭號位至是凡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
受常朝不山呼見百官稱子不稱聖旨手詔則曰手書
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紀事本末卷
宋編年資治通鑑敘此於是年三月又云與執政坐議
必自稱名有面得者爲面旨由中降只曰中旨宣示四

方則曰宣旨遇金人至則遽易服張邦昌事畧云始呂
好問謂邦昌曰盍奉欽聖故事乎邦昌曰敵去未遠請
俟翌日好問曰何可緩也

至是請元祐皇后垂簾

壬申在京文武百官上表康王勸進宗澤亦以狀申請

王深拒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月十二

諭云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讀

再四涕泗橫臆不能感動有誤大事罪不可逃澤伏見奸

臣張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又挾孟后以令天下仍

欲散諸路勤王之兵冀亂踪跡無可疑者今誨諭有或

出權宜之語且人臣豈退避中藏禍服紫袍居正殿者自

奸臣初未嘗不謀遜避而北推大王在濟天意可知此

个二聖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此

宜整頓乾坤興復社稷以傳萬世不可遲疑奉於不歸
澤哀老病下有所歸向易曰見幾而作不侯終日類大
民志使天下并承親訓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大
王速圖之別幅曰并承親訓筆之紙尾仰荷隆謙所批大
近有向書省劉子於鄆濟間尋訪大王事此乃出自奸
計不可不察澤近探得御寶與朝廷印記盡被敵擄去
兼驛行吏故作行遣或亂天下何事等亦在敵中澤近
行下河北等路州縣已令常切驗認不得憑信若大元

帥文字方得施行過爲
隄備去訖伏乞照察

甲戌太后告天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
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
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之
慘酷乃以衰癯之質起于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號
位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
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維藝祖之開基
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序傳九君世無
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
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應神器之歸繇康邸之
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
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爲天意夫豈人謀尙期

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不平用

敷告于多方其深明于吾志

案此文在蘇所爲也秦漢

今日布告復辟之書須是明白使人易是日大元帥府

曉不必須詞臣乃命太常少卿汪藻行

約束比金人邀請二聖北去已星夜措置邀迎外敵先

于三月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

歸寶退位所有八日已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得施行

差到官不許上如有闕官卽具申差自今後凡有公事

並須申稟帥府與決如有奸詐偽冒可疑文字並申審

以顏岐爲參議官滕康周望爲紀實李綱傳檄京師與

湖南安撫使郭三益等會合荆湖勤王之師旬日間集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精兵十萬見起發前來乙亥以資政殿學士路允迪爲奉請車駕進發使右諫

議大夫范宗尹副之車駕將至國門臣僚前路奉迎至

大慶殿文武百官再上表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丁丑文武百官三上表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戊寅大元帥命宗澤部將士于長垣韋城衛南南華防

托起發以辛宗彥爲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前軍統

制王徹副之張瓊左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中軍統

制趙俊副之苗傅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實後軍統制

張煥副之楊惟忠都統制以備護衛入應天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是月是日王如南京

庚辰康王次新興店

案建炎中興日騷晚宿新興店王

伯彥曰當間太平興國中北戎寇邊太宗皇帝幸大名

親征方渡河有謁於馬首問其姓名曰宋捷帝喜之

初宿新興天意若曰宋室中興其命維新將克繼前人

勝之美與夫邑號柏人里名
廊延路經畧使張深副總管

劉光世自陝州至王以光世爲都提舉曹輔路允迪范

宗尹以太后詣旨趣進發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

僞位張深召光世及諸將議事深對將士曰諸公好事

在位前以所持扇左右倒將眾莫敢應往往偶語出異論

光世乃遣使王默張景等蕃漢弓箭手一百人騎夜半

齋狀前去招安盜賊俾深罔測光世密諭之曰倒問康

王領大元帥聚兵京東汝等當諸大元帥府分遇景

文子而回金人既退兵深與光世進至朱仙鎮遇賊

得元帥府二云仰張深將所部同興仁府只于本府駐

大元帥府二云仰張深將所部同興仁府只于本府駐

割及差使臣劉宗階來深得劉子失驚惶懼光世即辭

深去以所部兵至濟州時王師無至者王大喜自是委

以心腹彈壓諸軍王知單州事王映來迎何志同趙子

發濟州劉光世從衛

辛巳康王次單州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北盟會編是

兵來會

壬午康王次虞城縣西道總管孫昭遠案北盟會編稱

西道總管王襄

訓導管以所部兵來會張邦昌言謝克家回恭聞車駕

自濟州由金鄉單州徑自南京卽藝祖受命之邦嗣皇

朝無疆之祿天人合應以啟中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

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

發付南京以俟冊立禮畢遂建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

驚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官赴行在所欲于二十五日

起離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

並令所屬排辦欲以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幹

當公事從之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癸未康王次應天府

紀事本末卷百五十

府治金人圍京城時屢分兵犯南京朱勝非皆禦退之

復有北道總管趙野及宣撫范訥兵王淵韓世忠皆在

南京故城市全盛是日戒都統制

五軍楊維忠等警嚴以備非常

二

甲申康王率百官朝三殿御容元祐太后令備車駕法仗
等百官庶務各分其半來進是日王時雍徐秉哲奉乘
輿服御至南京張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慰之紀

本末卷百五十家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癸未
康王次應天府翌日詣鴻慶宮朝三殿御容

丙戌耿南仲等議曰恭惟藝祖與殿下誕彌之歲皆值

丁亥元天元所屬應有宋火德之祥藝祖開基改元建

隆今紹隆前烈請改元建炎紀事本末卷百五十秦建

命幕府官屬聚議耿南仲等議曰王與日縣云初議改元
探一王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後漢光武中興改元

建武大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紀元恭惟藝祖皇
帝誕彌之年太歲丁亥大王殿下誕彌歲亦丁亥天元

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紹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議請以改
元爲建炎

戊子太后遣使齎手書往南京其詞曰吾早緣閑退久

建炎

遂燕安託迹琳宮惟務勤于香火棲心道妙局嘗事于

朝廷不謂季年乃逢大變二帝遷辱九廟危疑迫公議

以從權難利懷之固避暫還宮禁勉處簾帷每應政機

如負芒刺第手書之達意懇康國以投誠冀應厯數之

歸深慰寰區之望臣案此下往冠蓋相議符寶既將物

儀備設丹悃悉期于陳露淵聰于謙冲欲報之誠以日

爲歲今間涓辰之吉受冊有期將同日月之照臨行布

風雷之號令天命所屬黎元咸竭于驩心大器旣安衰

老遂諧于素志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五元祐太后冊文

外文武臣僚等朕惟盛德者報必隆屬尊者禮宜備古

之弊訓國有故常元祐皇太后制行徽柔宅心虛靜蚤儷

午復號之旨未及布宣比者戎騎內侵都城失守方二

聖之矯遷屬百辟之抗言還使朝諄諭至意逮此續圖

東坡全集卷之四

卷之四

二

之曰五福歸政之書功加于時舉協于義是用參稽

冊爲元祐皇太后仍令所司擇司日

五月己丑朔間考同史胡康王卽皇帝位于南京遙上尊

號曰孝慈淵聖皇帝紀事本末卷百五十案朱勝非南

建言受命于中興宜築壇行禮北望二聖南宮登極勝非

帝位因治中興府東偏五月禮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

請以中興受命于中興府東偏五月禮朔上登壇受寶改元建炎

厥云先是四月二十七日元祐皇太后詔之汪伯彥中興徐

秉哲備車駕前赴南迎官庶務各分其半發船載王時雍徐

及張邦昌等儀仗至南京請又命內侍邵成章仲伯彥

押乘輿與御輦儀仗至南京請又命內侍邵成章仲伯彥

潛善延禧一輦則皆侍立成章等捧筭以前數各件

內有冠自祖宗以來凡退朝宴間不戴頭巾只戴此冠

後來神宗皇帝易以頭巾退朝宴間不戴頭巾只戴此冠

非祖宗皇帝易以頭巾退朝宴間不戴頭巾只戴此冠

宗太平安氣象王敏容流涕曰後退朝至哲宗皇帝是

將佐上書勸進拜叩固請至五六月間宴戴冠便是祖

方此躊躇以思繼又敢不欽承於是命刻擇官選得五

服御之意迫不得已敢不欽承於是命刻擇官選得五

月一庚寅命朱
受非撰策文告天命司於南京燕門之左營築壇場命
董耘高世則元帥府僚屬皆登壇告天汪伯彥黃潛善
位稱賀上天府治之正衙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等
先會編會編云五月二日御劄官稱賀冊封聖文見北
以乘輿深越宗廟貼危迫於師言勉昭外武居僚朕比
之戀載加手足之懷恭惟乾龍皇帝聰明憲天節儉由
乃道軍車之使欲邀龍德之臨營欲爲民而請命沈機
而編戶困於金帛復再屈于虜營欲爲民而請命沈機
暗入駿之歸雖道妙無名豈形容之可及惟德施罔極
顯尊奉敢忘憂勞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禮官卽速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禮官卽速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禮官卽速聖皇帝仍令所司擇日奉上册寶應合行典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十

慈谿馮一梅輯注